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馬氏文通

(四)

馬建忠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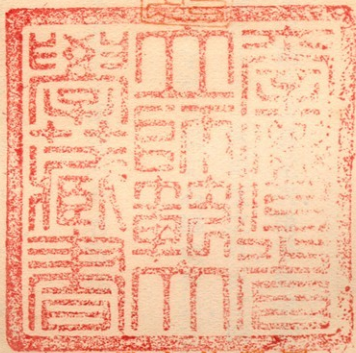
中國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080
033
748

馬氏文通

(四)

馬建忠著



國學基本叢書

001117

馬氏文通

虛字卷之七

介字



凡虛字用以連實字相關之義者曰介字。

介字云者猶爲實字之介紹耳。夫名代諸字先乎動字者爲主次。後乎動字者爲賓次。然而實字相關之義有出乎主賓兩次之外者。泰西文字若希臘辣丁於主賓兩次之外更立四次以盡實字相關之情變。故名代諸字各變六次。中國文字無變也。乃以介字濟其窮。文心雕龍有云。之而於以者。劄句之舊體。劄句也者。蓋以爲實字之介紹耳。

介字習見者曰之曰於曰以曰與曰爲。共五字。五字之用。先所介者常也。

之字之用七之一

之字訓爲代字。訓爲動字。已詳於前。訓爲介字。則不爲義。故曰虛字。經生家訓之字云。言之間也。之字所間之言不一。一以介於兩名字之間者。兩名相續。意有偏正。偏者先而正者後。偏正之間。概介之字。然未可泥也。大抵以兩名字之奇偶爲取舍。論次篇已縷陳之矣。又以意之輕重爲之字之取舍者。宜

公三年穀梁傳云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是則之字加否卽爲辭緩急之別疏釋以爲范氏所引別例其理迂誕而不盡然也若以緩急二字以解意之輕重似有可解之處

秦漢文虛字最少者莫若漢書漢書諸篇記事最長者莫若霍光傳傳文字約六千所用之字間於兩名者共計十二如云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今日之議不得旋踵萬姓之命在於將軍服斬縗無悲哀之心五辟之屬莫大不孝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誼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諸句內所間之字皆爲意之所重刪之則不辭矣而諸句用法與論次篇各例可互證也

二以介於靜字名字之間者

昭六年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聖哲明察等皆靜字之偶者而所附名字各皆單字故參之字以四之此例已見靜字篇數目靜字之爲分數者或母爲名而子爲數者如律歷志云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八十一分日者母也四十三者子也間以之字又或母子俱爲數者如文公十八年云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二十與一母子皆數也亦間之字而不間者如什一萬之一之類凡言分數之字加否皆已散見於代字與靜字篇矣

三以介於代字名字之間者

秦楚之際月表序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若斯者指示代字也亟字單故加之字以足焉又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傳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若斯之難兩句同並同上匈奴列傳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路遺威儀俯仰如彼如此後綴以之字皆以難備兩靜各為單字故也刑法志云夫以孝文之仁平勃如此之備也

之知猶有過刑繆論如此甚也淮陰侯列傳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論語云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刑法志云有君若是其賢也所引四句與前同一句法而如此甚也如是甚也兩句不加之字若是其賢也若是其幾也兩句易以其字是則之其兩字之加否與文義無涉也賈誼傳云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此指示代字也後加之字不為義猶曰此政此令云爾然且加之者所以四之耳此種句法罕見至其篇未有云此之不為者之為代字非此例也

四以介於名字動字之間者又別三式其一散動字用於偏次而名字在正次者率間之字以明之

賈誼傳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記過者動字及其止詞也宰名字也中間之字以明偏正之次下句同解趙后傳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姜妒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又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變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惟陛下省察引內諸句以過誅意志事五字為斂字者皆此例也諸句

動字用如名字而正次名字又皆隻字故以之字四之也此例已詳於散動之爲偏次節矣

其二凡讀於起詞坐動之間間以之字一若緩其辭氣者然又凡讀爲起詞爲止詞皆可間以之字讀無起詞而欲間以之字者必有字以先其坐動所以爲之字可間之地也讀有所字先乎坐動者如間之字則不先坐動而先所字焉要之讀無之字者其常而有之字者必讀也非句也

孟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所以比之讀也大旱起詞也望坐動也中間之字緩辭也比讀概以也

字助之又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三讀三之字各以參於起詞坐動之間凡所爲比者與所以比者皆讀也

而集成爲句蓋所爲比者之讀猶起詞也而所以比者之讀表詞也猶若諸字用若斷詞所以決其可

比之理又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爲言故之連辭也故爲後之讀間以之字平原君列傳夫賢士之

中其末立見兩比讀皆間之字宣十二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獻諸從者兩讀言請獻之故間以之字辭氣一宕衛將軍傳自

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吳語爲使者之無遠也孤用親聽於藩籬之外兩讀亦言故也匈奴傳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養生主始臣之解牛

時所見無非牛者兩引皆記時之讀也至宣公十二年云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

成公二年云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僖公二十三年云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

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經生家皆謂所引傳語各節首句皆間之字而下以若字對之故之

與若互文耳不知凡起詞坐動有之字爲間者皆讀也而凡讀挺接上文者時有假設之意不必以之

字泥解爲若字也。非然者。書云。邦之臧。惟女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又云。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又云。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爾家。凶於而國。凡讀有之字。問者皆有假設之意。而對句並無若字。以爲互文也。則又何說。以上所引諸讀之有之字。爲問者。皆非起詞。與止詞之讀也。孟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三代之得天下也。讀之爲起詞者。故問以之字。且率以也字助之。所以跌宕其辭氣也。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讀之爲起詞者也。之先乎所定例也。又今天下溺矣。也。夫子之不援。問句之起詞也。無也字爲助者。辨辭欲其急也。又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乃宜字之起詞也。猶云。百姓之謂我愛也。宜哉。又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又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紂之去武丁。亦起詞之讀也。後句猶云。且王者之不作。疏於此時者。未有也。故王者之不作。五字。乃疏字之起詞。而疏於此時者。又有字之止詞也。下句倣此。三句皆無也字爲助者。以述事之辭。欲其急也。孟子七篇讀之助以也字者。不可勝數。蓋孟子之文。欲其疏暢故耳。道遙遊。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論夫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任其鄙。李斯列傳。彼賢人之用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張陳列傳。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商君列傳。五穀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諸葛亮傳。贊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共引書七次。其讀之爲起詞。各問之字。而助以也字者。皆以記同時之事也。如鵬之水擊三千里。皆其徙南冥時之事也。餘可類推。大宛傳。漢之路遣王財物。不可勝言。日者列貴幸君。雖兄弟不如。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所引諸讀。皆有之字爲問。而無也字爲助者。以全讀六藝志。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字義皆爲起詞。故直接坐動。無令助字相間。以緩辭氣也。東方朔傳。若夫燕之用樂。殺秦之任李斯。驪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學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李斯列傳。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黠布列傳。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賈誼傳。秦王之欲尊宗廟。安子孫。與湯武同。所引諸讀。惟問之字。以讀之起詞。亦卽坐動之起詞。故不助也。字使辭氣較直捷耳。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讀。其起詞卽爲者字。而復冠以古字者。欲之字。有可問之地也。至秋水云。五帝之所運。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四讀所問之字。皆先所字。

孟吾將矚良人之所之也。良人之所之也者。讀也。而爲矚之止詞。問以之字。置先所字。助以也字。結句也。又敢問瞽

如瞽瞍之非臣者。問字承讀也。不助也。字者。非結句也。又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

虞公之不可諫者。知字承讀也。以食牛于秦。穆公之爲汙也者。亦知字承讀也。兩讀皆問之字。而也字

則一助一否者。解同上。又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又兩讀皆有所字。而之字先焉。兩讀又皆爲止詞。

而置先於句。一則爲賤之止詞。而復以之字重指者。所以偶賤字且正言也。一則爲識之止詞。而不復

重指者。不狀識字。已偶矣。又反言也。又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兩讀一爲起詞。一爲表詞。皆有之字。先乎所字。

而兩讀之起詞。各以今古二字代之。所以爲問之字之地也。夫如是。僖公四年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何故。秦策云。一年之後。爲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爲帝。有餘。燕策云。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

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孔光傳云。有所薦

辟唯恐其人之聞知。趙策云：恣君之所使之。管晏列傳云：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大宛列傳云：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申韓列傳云：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商君列傳云：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則陽云：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送孟東野序云：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所引諸讀皆爲止詞，而各有之字間焉者也。又介字後讀之爲司詞者，亦有之字間之，與讀之爲止詞者同。蓋司詞止詞，兩皆賓次也。孟子云：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者，讀也。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者，亦讀也。兩讀後乎以字，而爲其司詞，皆有之字間之。

其三：凡止詞先乎動字者，倒文也。如動字或有弗辭，或爲疑辭者，率間之字，辭氣確切者，間參是字。

論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者句之起詞，不出其坐動也。言則出之止詞也。今止詞先置，而出爲不字所狀，故

間之字以明焉。

又子曰吾斯之未能信。

信者，吾也。所信者，斯也。能乃助動，而爲未字所狀。故斯先置，而間之字，至

動字有弗辭者，其止詞原可先置。故此句可易云：吾未之能信。文義雖同，而辭氣迥異。若云：吾未斯能

信，又不辭矣。故以斯爲代字，間以之字，則神情勃然矣。學者其審辨之。又古者民有三疾，猶云今也，或

亡是也。

又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也。

猶云：何必之公山氏也。又吾以子爲異之問，猶云：吾以爲子所問之有異也。乃

所問者，由與求耳。蓋皆疑辭也。至論語云：父母唯其疾之憂，一句無弗辭，無疑辭，而亦間之字者，蓋有

唯字先之也。如孟子云：唯弈秋之爲聽。達生云：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原道云：惟怪之欲聞。與崔羣書云：少飲食而思慮，惟此之望。送李愿序云：起居無時，惟適之安。答李翊書云：惟陳言之務去。以上六引，皆有惟字先焉。夫之字以間倒文，此種句法。左氏論語最所習見。後則韓文襲用者最多。莊公三十二年云：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成公十三年云：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昭公三十一年云：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又云：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宣公十二年云：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僖公十五年云：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桓公十三年云：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隱公元年云：姜氏何厭之有。論語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云：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虞卿列傳云：趙且亡，何秦之圖乎。項羽本紀云：趙舉而秦彊，何敵之承。酷吏列傳云：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許國公神道碑云：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孔公墓誌銘：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五箴云：余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守戒云：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越雞之不支。以上所引，皆名字之爲止詞者先置，而或有弗辭，或爲疑辭，故間以之字。更有承動先置者，如僖公七年云：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覆亡動字也。以承不暇者，今倒置焉。猶云：陳將不暇於覆亡也。襄公二十四年云：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猶云：非患無賄，而難無令名也。又

鄭尙書序云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猶云若將趨入爲拜庭者以上三引皆承動先置而間以之字者蓋非弗辭卽疑辭耳

至介字後司詞間亦先置而參以之字者論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爲介字也夫人其司詞也猶云非爲夫人慟將爲誰乎隱十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猶云不唯爲許國也越語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戒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鼃魚鼃之與處而鼃鼃之

與同猶云與鼃鼃魚鼃處而與鼃鼃同階也昌黎上宰相書云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

狽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猶云與麋鹿處與猿狽居也原其句法之所自則庚桑楚有臃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兩句始知爲與兩介字其司詞先置而可間以之

字也不寧唯是狀字必先所狀常也而養生主云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軻乎未嘗兩字所以狀經字也今後置焉猶云技未嘗經乎肯綮也或云技經肯綮者未嘗也亦通則未嘗兩字用如表詞而技

經肯綮則爲讀矣亦無不可賈誼傳云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諸句內所謂習與正人居之者猶云習與

正人居者也之當解如者字於義較順之字之用有時不爲義而惟以足他字之語氣者如頃之久之上之下之等語見狀字卷尾一節以上諸引皆以之字爲間者

傳十五慶鄭曰復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猶云君之復諫違卜者固惟以求敗也故敗爲求之止詞今先置焉而語氣急

切間以是字常若含有惟字之義。又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猶云此行也亦惟實踐爾國人之妖夢而已。夢字乃踐之止詞。今先置而間以是字亦含有惟字之義。又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惡之至也將若君何。猶云君不恤其身之亡而惟憂羣臣惠之至也。一問之字者以恤合不字已成偶矣。一則間以是字者義含惟字語較急切故也。然則僖公二十三年云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兩句。明用唯字者以力是視三字不能句也。故宣公十二年云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成公十三年云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又云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等句皆此義也。隱公三年云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成公二年云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襄公十四年云苟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襄公二十一年云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僖公四年云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襄公八年云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昭公二十五年云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又云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昭公二十一年云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襄公三十年云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昭公九年云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墜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僖公四年云將虢是滅何愛於虞。襄公三十一年云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自序云故曰聖人不可朽時變是守上于襄陽書云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上柳中丞書云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送石處士序

云使大夫無昧於諂言。惟先王是聽。祭十二郎文云。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送陳密序。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所引諸句內。間以是字者。皆此例也。惟襄公九年云。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猶云鄭國如不從。有禮與彊能庇民之人。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是句有弗詞。而亦間以是字也。蓋句長。而唯字語氣或恐不足也。

於字之用七之二

於介字也。聯綴實字也。而爲用不一。用於比較。則以表相差之義。

於字用以表相差之義。已詳於論比篇矣。

孟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金與羽比重。表其相差之義者。於字

也。而聯綴其所比者。亦於字也。

又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又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又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所引同上。乎字間代於字。策

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賈禹傳。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兩引比語。皆同例也。

用附靜字。則以繫所司之詞。

靜字後。往往附有司詞。以足其義者。而所以聯綴司詞。以附於靜字者。率用於字。詳見靜字篇內。

東方朔傳。

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成者。非有明主聖王。孰能聽之。凡八用於字。皆以聯綴司詞。以附於靜字也。

莊子駢拇篇內有云。侈於德。侈於性。駢於明。駢於辯。枝於手。枝於仁。多於聰等句。與論語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又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諸句。皆以聯靜字之司詞也。

用附動字則以介轉及之詞。

外動字於止詞之外有轉詞以言其行之所歸與其行之所自者。又有內動字雖無止詞而有轉詞以言其行之所向與其行之所在者。皆已詳論於內外動字諸篇矣。孟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降外動字大任其止

詞也。而是人則降大任之所歸也。故以於字介焉。又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加外動字彼爲其轉詞而諸代之於兩

字之字其止詞也。於字所以介轉詞也。公隱三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非先君之意也。納國乎君致國乎與夷句法同上。乎代於字。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受命者外動字

與其止詞也。於先師者言受命之所自也。又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於羿者亦言學射之所自也。凡於字言所自

者以乎字代者蓋寡。又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諸代之於兩字同上。揚雄傳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連司馬長卿竊資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六用於字皆所以介外動字之轉詞。有言所在者有言

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所自者故並及焉。

孟舜明於庶明察兩作內動字。介以於字以表明察之所向。又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乎代於字與上

同。又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三介於字以記所在也。而孟子云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

木而入於幽谷者。出於幽谷者於字以言所自。猶云出自幽谷也。以後一用于字一用於字皆言所至

也。原鬼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時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八用於字有言其行之所在者所向者所受

者。閱者可自辨之。內外動字後。介於字爲轉詞者。各詳本篇。

用附受動。則以明行之所自發。

凡外動字之止詞。變爲起詞。是卽外動字之轉爲受動矣。至外動字之起詞。轉爲受動。則有書有不書者。其書者。往往介以於字者。明其行之所自發也。已詳於受動字篇矣。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曰治人。曰食人。則外動字與其止詞。至轉爲受動。則曰治於人。曰食於人。介以於字者。以言治與食之行所自發也。成二。郤克傷於矢。流血及脛。未絕鼓音。傷於矢者。爲矢所傷也。

以上於字之用。要皆綴於所附之後。若於之。司詞爲意之所重者。則可先所附焉。有無兩動字。如有轉詞。以言所於有所於無者。往往先焉。

孟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取外動字。於武城者。附於取字。而爲其轉詞也。以其爲意之所特重者。故置於動字之先。又。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加外動字也。於我者。其轉詞也。徐無鬼。其於不於不己若者。比字之轉詞也。平原君列傳。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於毛先生者。失字之轉詞也。上張僕射書。惟愈於於執事也者。進字之轉詞也。言釋是三者。於敵以下。於敵以下受字之轉詞也。以上所引轉詞。要皆附於外動字。以其爲意之所重。故置受之。宜以何報。

先於所附焉。

論於女安內動字也。於女者。附於安字。而爲其轉詞。以其爲意之所重。故先之。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

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所哀。辟內動字也。之代之於兩字。已見代字篇。故人之其所親愛者。即人之

於其所親愛也。乃辟之轉詞。留侯世家此布衣。足內動字也。於良者。其轉詞也。以上所引轉詞。要皆附

於內動字。以其為意之所重。故先附焉。高帝紀大王先得秦王。多靜字也。於天下。附於靜字之詞也。

今司詞置先靜字者。以其為意之所重也。虞卿列傳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於長者。於婦人。薄

厚兩字之司詞也。逍遙遊其於光。難靜字。於光其司詞也。三國志諸葛亮傳然亮才。長短兩靜字。於治

戎於奇謀。其司詞也。孔君墓誌銘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以上所引皆司詞置先於所附之靜字。以

明其為意之所重也。然則內外動字之轉詞。靜字之司詞。皆可先其所附。惟受動與差比兩端。所有於

字為介。以綴於其後者。則未見有先乎所附者也。

至有無兩動字後。其轉詞往往置先所附者。孟夫子言之於。於我心。有字之轉詞也。猶云有戚戚於我

心也。今先置者。亦以明意之所先也。論同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字之轉詞也。餘同上。孟孟子對曰

同上。魏公子列傳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於趙有功。同上。高帝紀吾於天下。亡同無。與崔羣書解

君無所損益也。守戒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徐偃王廟碑。天於柏鬻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

暴之報。自然異也。文帝紀。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寶。公墓誌銘。自始及終。於界無所悔。望有彼此言

者。論捕賊行賞。表臣於告賊之人。本無恩義。凡有無兩動字後。所有轉詞。皆先置焉者。蓋皆為意之所

先也。

不特此也。外動字之止詞，間有介以於字而先焉者。其止詞之重否，一以字之奇偶爲定。表詞之偏次，若與起詞有對待之義者，率介於字而先之。

孟吾於子思。師外動字。子思其止詞。今爲意之所重。故介於字而先之。師字奇。故加之字以偶焉。又我則師之矣。 命則不能二字已偶矣。止詞不重。論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闕如二字。用如外動字。天道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上。李侍耶

書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燕喜亭記宜其於山水厭聞而厭見也。 所引諸外動字後。止詞不重者。字偶故也。

昭二十五。我不輸周粟。我於周爲客。我於周爲客者。猶云。我爲周之客也。則客爲表詞。周其偏次也。今周與我有對待之

義。故介以於字而先焉。 哀十三。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廉頗列傳。君於趙爲貴

修滕王閣記。袁於南昌爲屬邑。六引皆同例。而句中皆有爲字爲斷詞。間無斷詞。而句法亦同者。秦策。子秦人也。寡人

於子故也者。猶云。寡人乃子之故也。句法同上。而少斷詞耳。 王吉傳。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

忝同道而先進者。兩引皆無斷詞。

其非表詞之偏次。又非轉止兩詞。而與起詞若有相關之義者。亦從此例。

論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我字與前後文義實不相屬。而於義則與浮雲之富貴有相關之義。故介於字以繫之。

孟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父母之不我愛。一讀而爲何哉之起詞。猶云。父母之愛我與否。何有於我哉。 成二。克於

能爲役。趙充國傳。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孥之屬。不煩兵而解矣。叔孫通傳。楚成卒攻蕪入陳。於公何如。淮陰侯列傳。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駢拇。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義性均也。諸引句中其介於字者皆與起詞有相關之義。故先焉。

是故凡與起詞有對待之義者必介於字以繫於其後。而又參以之字者所以讀之也。故之於二字即所以申其對待之義。而用若讀之坐動者然。

論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君子與天下兩相對待者也。故以於字介天下以繫於君子之後。參以之字者。

所以成讀也。故之於二字相連。一若用爲讀之坐動者然。故孟子爲云。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又云。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又云。周公之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又云。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論語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吳語云。君王之於越也。翳起死人而肉白骨也。論小功不稅書云。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豈牽於外哉。又進學解云。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又云。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又云。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統觀所引之於兩字。離之則各有其義。合之則有對待之義。玩其口氣。若爲讀中之坐動者然。

於字司詞。未見用指名之字者。用所字者亦罕見也。

穀傳五。晉人執虞公。執不言所於地。滕於晉也。執不言所於地者。猶云不言所於執之地也。所爲於之司詞。而先焉者例也。送少尹序。中世士大夫。以所於歸。同上。所司於字。實所罕見。而司之字。則未一見也。大抵之字。惟用於賓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

次而於字所司概非賓次故也且焉字可代於此詳代字

於字司讀者爲常

孟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

百姓之以王爲愛一讀乃異字轉詞今爲於字所司又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其所

往一讀於字司詞又或曰百里奚自

秦養牲者一讀於字司焉論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其所不知一讀於字司

之莊元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

其出焉其歸焉兩讀之記時者各司於於字秦策二年之後爲帝若

餘王之爲帝禁字止詞禁王之爲帝乃以字司詞以禁王之爲帝又於字司詞句法奇創中庸云聲色

之於以化民末也以化民者介字與其司詞今又爲於字司焉與前同一句法諫布列傳用此得王亦

客列傳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韓安國傳孝文悟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與孟尙書書其

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送寶從事序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部交遊之能文

賦詩以贈之諸引句於字所司皆讀也

司詞後乎介字轉詞後乎動字者常也內外傳有反是者後此則未之見也

昭十五貪而無信唯蔡於憾所於憾者蔡也故於蔡乃憾之轉詞今先焉蔡乃於字司詞今亦先焉此皆反乎常例

而詞氣較勁昭十九其一二父兄私族於謀而立長親私族於謀者謀於私族也或云私謀於族也是則私爲狀字而與謀

字不合也於例不安昭四亡於不暇亡於不暇者不暇於亡也傳九入而能言何有於土也昭十九諺所市於色者言怒於室色於市也齊語管子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堂潛言有蔽於海有渚於渠弭有

牢於環山也。諸引句。惟見於內外傳者。至書酒誥云。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惟轉詞之先乎動字耳。非倒文也。

乎於兩字同一用法。而有時不能相易者。此則繫乎上下文之語氣耳。于字亦同於字。見於經籍者居多。後人未之習用也。

孟是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得乎邱民者。猶云得之於邱民也。如易於字。則不詞矣。餘仿此。又。孟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得乎邱民者。猶云得之於邱民也。如易於字。則不詞矣。餘仿此。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益科而後。若云奮於百世之上。放於四海。不明於善。詞義同。而語進。放乎四海。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氣不順。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養生主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王吉傳。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筆。身勞於車。輿。燕策。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立之乎羣臣之上。公宣六。夫畚爲出。乎閨。上李侍郎書。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磨磨乎事業。而發奮乎文章。不貳過論。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祭田橫墓文。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所引句內。乎字用同於字。易之則語氣不勁。惟所用乎字。率以名字爲司詞。罕見有司讀者。論。君子去仁。惡乎成。列子。力命篇。仲父之病。疾寡人惡乎。屬國而可。惡乎屬國者。猶云屬國於誰也。惡乎兩字連用。成語也。兩引惡乎。猶云於何也。矣。不可諱云。至於大病。則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詩。王于興。經籍中用于字者。往往而是。然罕有用以介讀者。宣公十一年云。師又于沼于泚。于澗之中。易。介于石。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云云。于非於解。杜註訓曰也。于字用作別解者。不贅。於字合代字。如於是於此之類。散見他處。此故不論。

以字之用七之三

以介字也。聯綴實字也。而用法有二。一司名字者。一司散動者。

其司名字者。先於所繫動字者。常也。而為義不一。

以字以言所用者。

孟殺人以挺與。挺刃所以殺人也。以字介之。又曰。許子以釜。釜甑與鐵。所以爨耕者也。故說詩

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又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

者。諸句。以字所司同上。徐無鬼。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六賤。匈奴

大宗師。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僖二。晉諸

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養生主。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諸句

以字以言所因者。

孟斧斤以時入山林。以時者。因時也。又。乃孔子則欲以微。以微罪行者。猶因微罪行也。又。豈不曰。以位

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以位以德者。猶云案位案德也。案亦因也。觀之。自貴而相賤。隱公元。立適

傳。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張禹傳。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萬石君列傳。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

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為朝臣。衛將軍列傳。公孫敖以郎事武帝。平原君列傳。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

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諸所引句內以字所司皆名字。凡以言所因也。統觀兩節以字所司。概先動字。其有後乎動字者。則司詞長。不則語意未絕也。見外動字篇。

其司散動字者。則必後乎其他動字。凡以言所向也。以字間有可省者。

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第一以字司名字。解用也。以伐虢者。伐外動字。虢其止詞。皆爲以字所司。今

後乎假字者。以言所爲假道也。卽假道之初意也。此以字以聯先後動字之法。見於書者所在皆是。日

列傳夫卜者多言誇毀。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悅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

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匈奴列傳。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復始。古吳

語。請王厲士。以奮其明勢。勸之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所引以後散動字。皆言其前動字之所向也。淮陰侯列傳。解衣

以衣我以食我也。今省以字。故同傳下文卽云。衣我以其食。管晏列傳。解衣。猶云。以贖之也。

叔孫通傳。專言以進之也。趙充國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以堅其約。合其黨也。溝洫志。早則開東

水則開西方。以溉冀州。以分河流也。大抵漢書省以字者居多。高門分河流。

以字先乎動字。問蒙上文而不言所司。助動後以字。必以爲例。孟荀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爲動字也。以字先之。而不言所向。蓋以字所司。卽行王政之君。已見上文。故

蒙而不書。又今燕虛其民。王往而征之。民此爲字作決辭用。以爲二字不一其解。已見表詞篇內。又孟

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猶云。有司中無以前事告者。孟子云。子力行之。亦

以新子之國。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諸句。新陳兩動字前以字。皆不言所向。其司詞皆蒙上文。至助動後以字。習用此例。已見助動篇矣。大學所惡節內。毋以使下。毋以事上。毋以先後。毋以從前。毋以交於左。毋以交於右。諸句以字。皆此例也。叔孫通列傳。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馮唐列傳。其軍市人競以相高。魏公子列傳。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僖三十三年。寡諸以字後。司詞皆蒙上文而不書。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刺客列傳。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以司何是兩代字。倒置爲常。司之此諸字則否。

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以司何字。而後置焉。淮陰侯列傳。後有昭十一。楚是以無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司馬遷傳。惜其不成。是以引句內。是以者。猶以是也。是以皆冠句首。然如楚就極刑。而無慍色。僖十五。三施而不報。是以來也。

是以無分句。則是以置於起詞之後。亦順東方朔傳云。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同一句法。

原道。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與馮宿書。然閱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上張僕射第二書。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肺振撓其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廻旋。遠者三四年。近則一二年。無全馬矣。所引書內五言以之。皆如常例。以之二字。經籍罕用。四。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與崔羣書。以此而推。所引以此兩字。亦未倒置。大學有云。此以沒世不忘也。是此爲以字所司而先之者。不知此句暗函所字。猶云。此所以沒世不忘也。已見代字篇矣。

以司所字。則必後焉。

孟學則三代共之。所指上文學字。以字司之而後焉。又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皆所以明人倫也。所指上文學字。以字司之而後焉。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所以同上所指者字。李斯列傳。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襄四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燕策。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平準書。贊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諸句內所以兩字。皆以後於所。此書中最習用者。

後名字者不常

孟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猶云以夜繼日也。以司夜字。今反後焉。以重我天地。以要我。猶云且晉人以感憂重

我以天地要我也。感憂天地兩雙名。各為以之司詞。而以字位其後焉。成九。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

諸排句。猶云以仁接事。以信守之。以忠成之。以敏行之也。此種句法亦最習見。論語。禮以行之。孫以出

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正與此同。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猶云以朝入。以夕死也。餘同。孟曰是何傷

妻辟繡。以猶云。彼以身織之。屨妻辟之。繡易之也。身織屨妻辟繡兩讀。而用如名者也。隱三。若以大夫

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猶云。其將以何辭對也。諸所引皆以後司詞之證。昭公十三年云。我之不共。魯故之

以杜註云。不共晉貢。以魯故也。倒文也。見之字篇。

兩靜字義可分者。參以字以聯之。

樂記。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安樂兩靜字。參以字以聯之。猶安而樂也。餘同。見靜字篇。大戴禮。曾子

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同上。所引以字。前後間有動字。而亦視同靜字者。為其言已然之境也。澤。仁也。縝密

以乘。以而兩字互用之證。故用義必同也。荀子議兵。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慮舍知也。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潛。以無道。吾所欲。夫是之謂六術。諸用兩靜字。皆聯以以字。送鄭尚書序。蠻夷同。上晉語。狐偃惠以忠貞。賈佗多識。以恭。公莊二十四。戎衆以無義。曰有謀。曰多識。曰無義。皆可視同靜字。故以字聯之。

以爲二字。或省爲字。而單用以字者焉。

昭二十五。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者。猶云以爲難也。其所以者。卽上文逐季氏也。釋文曰。邱孫以可絕以難。告邱孫。邱孫以可勸。

句勸者。勸公逐季氏也。猶云邱孫以逐季氏爲可。而勸之也。難可兩字。皆靜字。而爲表詞者。又有以以

字解作謂字者。文義雖同。而以釋字法。則強合矣。齊策。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猶云。皆以爲美於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猶云。皆以爲美於

徐公也。美亦表詞也。釋之列傳。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猶云。以絳侯周勃爲何如人也。以蕭何功爲最

盛也。趙策。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之以臣爲秦也。猶云。以臣爲爲秦也。所引皆含爲字。此種句法。見於今文者

蓋寡。

以字司上下往來與方向等字。皆以爲推及之詞。

論。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白以上。曰以下。所言不止中人也。由中人而推及於高乎中人者。與降乎中人者。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白以上。曰以下。所言不止中人也。由中人而推及於高乎中人者。與降乎中人者。也。傳二十三。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自有生民以來。襄九。自公田之北。境平。準有積者。盡出之。馮唐列傳。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定四。自武父以南。及圃商。買中家以上。大率破。諸引以字後綴。以往來上下南北諸字者。皆以推言其人其地其時也。

以字司頓冠以句首或頓後聯以而字者最習見

滑稽列傳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而不得楚國堂堂之大一頓以字司之冠於句首文勢一振李斯列傳夫以秦之強大王

侯成帝業爲一天下統此萬世之一時也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一頓文氣更勁又如是句法習以夫以且以爲冒起以文

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張陳列傳夫以一趙尙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

罪滅燕易矣淮陰侯列傳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

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賈誼傳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

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匈奴列傳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

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又云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管楊子書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乎況又與崔李繼至而交說邪統觀引句以

字冒起一頓提振文勢最爲得力故史籍論事往往用之

至以字冒起一頓後聯以而字者句法亦同藺相如列傳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以秦之彊後聯以

而字文氣較爲宛轉耳釋之列傳今陛下以齊父之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

其實周語以馭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刺各列傳夫賢者以感忿唾毗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此種句法經史所在皆是

以字用作別解不在此例

列子云宋人執而問其以註云以故也國風云何其處也必有以也史記云有以也夫兩用以字亦解

故也又論語云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猶云敬忠與勸也魏書李順傳此年行師當克以否猶云當

克與否也襄公二十年賦常棣之七章以卒猶云賦七章與卒章也至易云得妾以其子言與其子也

猶云。剝牀以足。言及其足也。以代與字。已見同次篇。以代及字。不無牽合。姑存之。

與字之用七之四

與介字也。凡以聯名代諸字之平列者。其與乎動字之功用者。則必先焉。見動字篇。

論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及天道。兩名平列。蓋皆爲夫子所可言者也。故以與字聯之。論語云。子罕言利。

與命與仁。利命仁三者。皆夫子所罕言。故聯以與字。莊二十八路外壁。梁五與東關壁五。有云。下嬖字衍。當作東關五。蓋

東關五第二。見於漢書。古今人物表者也。故梁五及東關五。皆爲外嬖。皆所當賂者也。故聯以與字。孟

君子皆與驪言。孟子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所引與字之司詞。或名字。或代字。而位皆先乎

動字者。蓋皆與乎動字之行也。德充符。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爲春。燕策。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

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平原君列傳。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屈原列傳。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項羽本紀。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所引與字司詞。或名

字。或代字。皆先動字。凡動字有偕同之意。則必有與同者。故介以與字。曰連和。曰偕。曰同列。曰同命。皆

有偕同之意。動字有互指代字者亦然。齊語。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嚙。家與

相善也。俱居相善同上。上于相公書。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侷。權公墓碑。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凡引句內動字。前有相

俱諸互指代字者。皆有與字先之也。

凡歷數諸名諸代字。與頓讀之用。如名者可參用及字。與及兩字互文也。見同次節。

孟湯誓曰時日曷予女代字及以聯之叔孫通列傳適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三頓以與及兩字
喪予及女借亡原性夫始善而今惡與始惡而今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
聯之而失其二者也平準書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昭元夫弗
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樂皆取憂之道也六國年表序此與以耳食無異賈誼傳太子之道在於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論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上鄭留守啓及見諸從事說則與小人所
望信者少似乖戾復上宰相書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又云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所引頓讀有聯以與字
者亦有聯以及字者可與同次節參觀

句法有兩者相較則以所與者爲比

李斯列傳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秦策夫取
哉淮陰侯列傳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兩引與字皆以聯相比也秦策夫取
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與字以聯兩比之事孰利者兩者之中何爲利也魏執與始強猶言與始孰強也詳詢
問代字矣又漢書高帝紀云今某之所就與仲孰多呂氏春秋貴直篇與吾得革車千此以
與字爲比者卽論語云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大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
盜臣劉歆傳云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大宗師云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
道孟子云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
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對禹問云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
可以守法諸引句法皆同惟閔元年云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兩句倒置司馬遷傳云假令僕伏法受誅

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此比詞之所以聯以與字也。有云。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絕句。以與字解作謂字。猶云。不謂我能死節也。蓋未知比字之義耳。

與司誰何兩代字。後所司者常也。

賈誼傳。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東方朔傳。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孟王誰與爲善。

所謂誰與何與者。卽與誰與何也。孰與二字。不在此例。孰與二

字所司見上。

司所字則必後焉。

論揖所與立。

與司所字。而位於其後。孟其妻問所與飲食者。淮陰侯列傳。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霍光傳。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柳子厚墓誌。所與游皆當世名。引句內所與二字。皆司者後於所司。

後於名字者不常。

與司名字而倒置者。必間之字。已見之字節矣。庚桑楚。臃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

猶云。與臃腫居也。上宰相書。麋鹿之與處。狡狴之與居。

昭十五。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越語。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鼃魚鼃之與處。而畫鼃之與同陪。所引句法同上。皆間之字。其不間者。

則惟論語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言吾非與斯人之徒。而與誰也。與外動字也。

與先動字。其所司有蒙前文而不書者。

孟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

猶云。晉平公弗與亥唐共天位也。亥唐在前。故隱而不書。陸賈傳。留與飲數月。霍光傳。引內昌

動字而爲之之爲動字也。遺遠遊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禱萬物以爲一世。蕭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而王之信臣。又不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陸賈傳。爲天下興利除害。淮陰侯列傳。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公隱元。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知北遊。夫道皆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諫佛骨表。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玩戲之具耳。諸引句爲之司詞。皆先動字。然孟子云。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又云。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諸爲字之司詞。皆以煞句。而後無動字者。則以皆爲句之表詞也。故爲肉者。乃不知者妄度孔子所爲不稅冕而行也。他句同此。

司代字則之字居多

孟湯使毫衆。爲之耕者。爲葛耕也。又況於爲之強戰。論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淮陰侯列傳。今足往爲之耕。爲之耕者。爲葛耕也。下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上留守鄭相公書。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所引爲之強戰。爲之聚斂。爲之盡力。爲之之意。皆介字也。至爲之禽者。猶云爲所禽也。不在此例。見代字篇。又齊物論。故爲是舉。廷與楹。厲是代字。與字所司其他代字之所司者。詳代字篇。

司所字必後之

大宛列傳。所爲來誅首。爲司所字而後焉。張丞相列傳。陛下所爲不樂。非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爲司所字而後焉。后有郤邪。項羽本紀。論以所爲起大事。蕭相國世家。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司馬遷傳。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四所爲同上。

司詢問代字亦然。且可拆置焉。

論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公隱元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論由之
悲奚爲於某之門淮陰侯列傳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
爲字後於詢問代字也 曰誰爲曰曷爲曰奚爲曰何爲皆

張陳列傳今怨高祖辱我
王欲殺之何乃汗王爲乎言乃何爲汗王乎也爲何二字先後拆置
汲鄭列傳何乃取高
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言乃爲何取

高皇帝約束而紛更之也至孟子云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惡用是駢駢者爲哉與逍遙遊云奚以之
九萬里而南爲楚詞漁父篇云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以及左傳云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國不競亦
陵何國之爲諸句內何爲兩字或首尾拆置或間以之字然爲字有解作語助不爲義者有解作有字
者至解作斷詞則見詢問代字節今皆解作介字亦通至因所解而音韻有別者皆後人爲之孰是孰
非未有確證

先乎動字其所司可蒙前文而不書

張釋之列傳一傾而
天下用法皆爲輕重皆爲輕重者言皆爲一傾之故而有輕重也一傾在前文故爲字後不重言而上
蒙焉孟荀列傳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龍之匡衡傳臣竊見
大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養生主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秦策妻
不下紕嫂不爲炊王公神道碑公獨有闡爲計度論議直其冤李將軍列傳無老壯
皆爲垂涕薛君墓誌銘君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諸引動字前爲字
其司詞皆蒙前文而不書者也

古籍中爲字有難解者釋詞諸書只疏解其句義耳而爲字之眞解未得如是句法既非數觀故不列

由用微自諸字七之六

由爾雅云從自也介字司名字與是此諸代字如常司所何諸字則後焉

傳四。賊由太子孟。此司名者。孟由是則生而有所不用也。釋之列傳。此司是此諸字常例也。三王世家禮義由賢者出。帝由是奇釋之。傳二十二。請由此亡。臣文不致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刑法

所由來遠矣。孟此司何所諸字而後之者。由之司詞有隱寓者。臣不致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刑法何由知吾可也。

志。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猶云上無所從聞過失也。道無所從至也。繇通由並訓從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

用廣韻云以也介字司名字不常司是此何諸字則後焉先動字則司詞可省

酷吏列傳。用廉爲令史。鄭公神道碑。用以也。所司皆靜字而名用者。司名字罕見。否與名字無異矣。楊

公。子爲司馬。用寬廉平。正爲吏志。傳。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論。怨是用希。成十三。狄應且憎。是用告我。又。是用宣之。又。斯此用字之司

是用痛心疾首。書。茲用不犯於有司。越世家。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此用字之司

是此諸字而位於後者。知非僕也。何用。此司何字者。不震動。恪恭于農。封禪書。是以即事用希。所引用

字即用是也。不言是者。蒙上文也。漢諸侯年表序。故廣彊庶孽。用司散動字。與以字同。此避重耳。

微非也。介字。惟司名字。置句前。則爲假設之辭。

臣子方某之於道也。其猶醜雞與。微夫子者。非夫子也。論語。微管仲。馬註云。微無也。未確。傳。趙充國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微夫子者。非夫子也。論語。微管仲。馬註云。微無也。未確。傳。趙充國

所引微字皆可代以非字。且皆冠于句首，以爲假設之辭。書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左傳云：君非姬氏，食不安。孟子云：舍我其誰者。非舍兩字與微字同意，亦可視同介字。

自爾雅云：由也。從也。介字司名字司代字，有倒置者，有合於至諸字者，要皆與用爲連字者異。

詩闕唯序言化自北而南也。

自北者，言化所自來也。德充符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兩自字皆言同異之由。兩讀

用如名。

齊物論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

以上司名代諸字，皆先於所司常例也。隱三驕奢淫佚，所自邪也。馮唐列傳：父老何自爲耶。

留侯世家：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

此司何所兩字而位於後者，至成十三年云：康公我之自出言。康公出自我家也。康

公晉甥也。倒置者之字間之也。

上于相公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凡五日。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昭四：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病，無不受冰。許國公

神道碑：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有一年，莫敢有讙。嗚呼！號於城郭者，禮書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更。

所引自字後曰：至曰，以至於曰，至於曰。

訖曰，下至諸字，同一句法。皆自此以往，歷敍之辭。

贈崔復州序：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賈誼傳：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所引自後

承以已下以上，與前引自此以往，又一句法。皆原始而統括之辭。至答劉正夫書云：若有司馬相如太

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自於二字連用，亦訓從也。由也。

總之介字用法，與外動字大較相似。故外動字有用如介字者，反是而介字用如動字者，亦有之。

張釋之列傳：虎圍齋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

從本動字也。曰從旁，則以聯旁與代之實字矣。故從字用如介字，又有一

橋下

從橋下，則以聯橋與走之實字也。高帝本紀：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從此者，自此也。大宛列傳：則離宮別觀，極亦

動字也。曰極望。則以聯望與蒲苜矣。謂爲介字。亦無不可。高帝紀前有當動字。今聯徑蛇兩字。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時邪。又項羽本紀云。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兩當字。皆用如介字。史籍中以動字用如介字者。所在而有。學者可自得之。至介字用如動字者。說見下卷而字章內。

虛字卷之八

提起連字八之一

凡虛字用以提承推轉字句者。曰連字。

故連字界說。明分四宗。曰提起。曰承接。曰轉捩。曰推展。四宗連字。其不爲義而有當虛字之稱者。蓋寡。蓋皆假借動字狀字以爲用。

連字用以劈頭提起者。本無定字。而塾師往往以夫。今。且。蓋。四字爲提起發端之辭。今姑仍之。爾雅郭敍。夫爾雅者。邢疏云。夫者發語辭。亦指示語。孝經諫諍章註疏云。夫發言之端。劉瓛云。夫猶凡也。而凡亦代字。然則古人以夫字爲發語之詞者。亦非定論。總之。夫字以冠句首者。皆以頂承上文。重立新義。故以夫字特爲指明。是則夫字仍爲指示代字。而非徒爲發語之虛字也。

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又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兩夫字皆頂承上文。重推一義。而以夫字特爲揭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明耳。隱四。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畔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連用三夫字。皆頂承上文。特指其人其事。以爲推論耳。故夫字必用於論事之文者此也。汲鄭列傳。夫以大將軍有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張陳列傳。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屈原列傳。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項羽本紀。夫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庸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以上所引夫字。或冠頓。或冠名。或冠句讀。皆以特指其人其事。而爲更立一義之地耳。今狀字也。文中往往先敘他事。而後說到本題。則用今字。是今字非以別時也。乃以指見論之事耳。今字助以也字者。亦習見焉。

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上言湯征葛。今說到本題齊伐燕。故以今字冠之。又今滕絕長補短。將五上言人皆可

爲舜。今說到治滕亦然。文十八。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成二。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又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

東其畝而已。淮陰侯列傳。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齊策。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處。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蕭相國世家。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願反居臣等上何也。諸引今字。皆承上文。而拍到本題也。

國策說士條陳利害。反覆譬喻。後落到本旨。則用今字以起句。更有如所引齊策之連用今字以取勢者。孟今也。

上引古事。落到今時。今字後助以也字。則辭較爲急切。又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助也字。文勢一頓。有疑訝之辭。又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今也。同上。至孟子云。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

有疑訝之辭。又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今也。同上。至孟子云。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

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又寓言云。衆問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兩節皆以向今兩字對待。則言時矣。鄉向同。

且字冠於句首者。緊頂上文。再進一層也。亦有助以也字者。且字在句讀中者。不一其義。而非連字也。

孟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頂上文以齊易王之可惑。卽文王有德之久而論。猶尙如此云云。故且字再進

一層。以明所惑之是。論且爾言過矣上責二子當諫。下將責二子居位不去。不得辭其責。故以且字進說也。且

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齊策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

麗都。人間世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大宗師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

覺者乎。其夢者乎。諸且字之在句首。皆頂接前文。更進一層說。大宗師云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人間世云且也。若與予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兩云

且也。義與單用且字無別。

且字雜出句中者。爲義不一。而皆狀字也。今附誌焉。馮奉世傳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後漢馮魴傳喪等聞

帝至皆自斃別負鉄鑽。曰且足。曰且赦。並是聊且姑且之辭。又孟且人惡之又然且至又管仲且猶不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曰且足。曰且赦。並是聊且姑且之辭。又孟且人惡之又然且至又管仲且猶不

諸且字皆且猶之解。秦本紀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項羽本紀諸且字猶

云將且也。國策取其地且天下之半與柳兩且字幾且也。又詩終風且嘯郊祀志黃帝且戰且學仙中丞書環寇之師殆且十萬。兩且字幾且也。又詩終風且嘯郊祀志黃帝且戰且學仙

引南水經注諸且字又且也凡兩且字皆兩務之詞言方且如此又復如彼釋詞引公隱元且如桓立且田且漕則恐諸大夫之不

能相幼君也又隱三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燕策燕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謂三且字皆借也若也假

設之辭不知所引三節如使苟三字各有假設之辭不必以且字爲解三且字皆承上文而另申一義

之連字也古人用字各有各義不可牽混且假設之詞有不必書明而辭氣已隱寓者如釋詞引呂氏

春秋知士篇劑貌辨答宣王曰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不仁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師

校靜郭君曰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又去尤篇曰邾之故法爲

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爲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

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兩節謂且靜郭君云者齊策且作若而且組則不然者亦與若同義不知且

靜郭君一句原是假設之事而且組則不然者申明事理並無假設之意何以強解爲哉且假設之辭

氣有時隱寓於句讀而不必明言者至且字在句讀中實無義之可解者經史所罕見而亦時雜出於

諸子之書

蓋字正義云辜較之辭劉炫云辜較猶梗概略陳如此未能究竟也劉瓛云不終盡之辭然則蓋字用爲

狀字者多而用若提起連字冠於句首者實罕見也

高帝紀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霸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以蓋字提起者然細玩此詔全文乃知高帝胸中先有治天下必

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此以蓋字提起者然細玩此詔全文乃知高帝胸中先有治天下必

與賢人共之之意。故以古爲證。而以蓋字起之。是蓋字仍有大率辜較之義。而非徒以發語也。明矣。董仲舒天人策第二起云。蓋聞虞舜之世。第三起云。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兩策之起。以蓋字者。與求賢詔蓋字。史記習用以傳疑。如大宛列傳云。臨大澤無涯。蓋乃北海云。貨殖列傳云。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老莊列傳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封禪書云。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外戚世家云。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蓋其家號曰衛氏。此蓋上文所言諸事不可根究。故每云蓋以疑之。此卽辜較之意也。蓋字有用於句中者。如周本紀云。西伯蓋卽位五十年。伯夷列傳云。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家云。平原君列傳云。賓客蓋至者數千人。諸蓋字雖在句中。義與前同。仍不外辜較梗概不定之意。

至夫字合今字曰今夫。合且字曰且夫者。皆各循本義。並無別解也。

中庸云。今夫天。今夫地。今夫山。今夫水者。承上文渾說。而今則分提四項也。夫指分提之物也。鄒陽上書云。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此節以今夫起者。今說到本人寒士。夫指之。有激昂慷慨之氣。故柳子厚墓誌銘有云。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

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井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段文氣與前節相同。統觀所引今夫兩字。皆各循本義。

量錯言邊務書云。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所云且夫者。且字頂上文而更進一層也。夫則重指其事耳。逍遙遊云。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魏策云。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匈奴傳云。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所引諸節。以且夫兩字起者。皆各具本義。而有此一提。文氣亦爲一振。

是則夫今且蓋四字。古未有以爲發端之辭者。惟以頂承上文。而弁於句讀耳。惟然而名爲提起連字也。可不然與承接連字何異。

承接連字八之二

承接連字者。所以承接上下之文。而概施於句讀之中也。

承接連字。惟而則兩字。經籍中最習見。經生家以而則兩字之別。惟在文氣之緩急。上下文氣緩者。連以

而字急則連以則字。蓋第味乎而則之音韻。故爲此浮泛之說耳。雖然兩字之爲用甚廣。故分疏於下。而字之爲連字。不惟用以承接。而用爲推轉者亦習見焉。然此皆上下文義爲之。不知而字不變之例。惟用以爲動靜諸字之過遞耳。是猶與及等字之用。以聯名代諸字也。

而字用以過遞動字者。

前後兩動字中間而字以連之。此種句法。有自三字以至七八字數十字者。爰分引之。

逍遙遊。怒飛兩動字。中間而字。以明怒飛兩事先後過遞之情。 秋水。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

怒而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 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楚策。驥於是俛

若出金石聲者。何也。 所引句中而字皆參兩動字間。至上下兩動字一反一正。而成爲四字者。如論

語云。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襄公二十九年云。爲之歌頌曰。至

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

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此種

句法。經傳有不勝引者。又前後動字。其第二動字。有之字爲止詞者。中參而字。亦成四字。如孟子云。環

而攻之。委而去之。又云。予既烹而食之。以及第一動字爲有形迹可見者。後承其他動字。率以而字聯

之。可成爲四字者。如孟子云。又顧而之他。仰而思之。反而求之。張中丞後序。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論

字相承篇矣。又陸賈傳云：陛下安得而有之。匈奴傳云：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孟子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又應帝王云：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諸句助動得字後，直承散動，往往間以而字，亦變例也。動字相承篇內未載，今補志焉。

至五字句最古。今則古文家用成濫觴矣。論夫達也者，實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質直者名字，與其表詞

也。而好義察言觀色三者，皆動字，偕其止詞也。中參而字，其法不板。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四截皆動字，與其

止詞也。眩，天也。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人川竭者起詞，與其坐動也。谷虛，丘夷，淵實，同。中參而字，

句法有蟬聯之勢。自序，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又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又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賈誼傳：長沙遇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

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原毀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文暢師序，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

所自耶？盤谷序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間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以上所引五字之變盡之矣。至後人爲之類，皆以靜字塞之，文氣弱矣。見下。

六字句，有上截三字，下截兩字，中間而字者，亦有上兩下三者。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曠安宅者，外動與

其止詞也。此上截三字，弗居者，卽弗居安宅也。下截兩字，中間而字，此動字相承例也。貨殖列傳：淵深而魚生之，山深

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齊物論：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此皆上截兩字，而下截三字，皆各爲一讀，故而字連之，以明其相因

之理。上李侍郎書：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高而智益困，進學解尋墜緒之茫茫，獨

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又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燕喜亭記：斬茅而

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所引皆六字句。可見一斑矣。

七字句法不一。孟道在邈而求諸遠。此上下兩截各爲三字。中間而字最習見也。又安其危而利其蓄樂。

其所以亡者。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肚篋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李斯列傳。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彊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賈誼傳。刑罰積而民怨。畔禮義積而民

和親。吾邱壽王傳。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答李翊書。養其根而竣其

實。加其膏而希其光。與孟尙書書。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斲。禮樂崩而夷狄橫。

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所引七字句。皆上下截各三字者。策。淮陰侯列傳。兵法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齊

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累世不得一焉。兩引皆上截四字。中間而字以爲句者。同爲七字句。而與前引異焉。

至八字句。則冗長而不習於用。揚雄傳。是以欲談者卷舌。而此八字句。實同五字。以欲談者欲行者可

另爲一讀也。至進學解云。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

修而不顯於衆。四句。雖皆八字。然間以雖字轉。以而字一推一轉。句法不板。又如吾邱壽王傳云。臣恐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則爲九字。然上下開闔。故不見

冗過。此以往。十餘字者。往往有之。然總以自爲轉折爲主。如司馬相如列傳云。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

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難

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

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此段而字七見。互爲呼應。首兩而字

乃五字句法。其三而字而況云者。乃自段首且夫起直貫至其爲禍也不難矣。句止而字橫擔前後四十八字。其四而字則上下兩截各六字而字連之。其五而字上截九字下截十二字中間而字以轉焉。其六其七兩而字亦然。要皆以爲上下截諸動字之過遞也。故錄此段以見而字用法之不窮。

而字用以過遞動靜諸字者。

諸靜字附名而有淺深對待之別者。概參而字。以且兩字亦間用焉。已詳靜字篇矣。其或動靜兩種字

先後參用而義有相關者。亦以而字爲過遞焉。庸君子之道淡而不淡厭簡文溫理六靜字三耦各爲

對待以肖君子之道。故參以而字。以明其相關之義。論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桓元年目逆而送

卑也微國人莫知莊四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疏廣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進學解易奇而法詩正而葩盤谷序窮而深廓其有容練而曲如往而復所引而字皆

參上下兩靜字以爲過遞者。至如盤谷序有云宅幽而勢阻又如泉甘而土肥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慧

中四句首兩句靜字後於名後兩句則靜先焉。中以而字聯之者。凡以爲靜字也。過秦論云此四君者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此三句首句上下截皆爲靜字。中一句上截靜字下截動字

第三句則皆動字矣。他本第三句無而字。送寶秀才序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又今乃乘不測之

約非計之得也與于襄陽書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答胡生書志深而喻切

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與陸員外書地薄而賦多又文麗而思深又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又其爲人賢而有才志剛而氣和趙世家所引皆五字句上下截靜字附名字者居多其雜用動字

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哈有私乎

者亦有焉。庸愚而好自用。驕而好自專。論久而敬之。又敏而好學。隱三夫龍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又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上引諸句皆一靜一動。而以而字爲轉折者。可知動靜兩類字。古人於遣詞造句。視同一律。並無偏重也。至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又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自序云。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諸句。內如十有五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又以十皆滋靜也。下連而字者。則以未經言明所數之歲耳。不在此例。且凡言時之字。無論爲名字代字靜字。皆可視同狀字。其例詳下。不特此也。而字亦可用爲狀字與動靜諸字之過遞者。

狀字原以肖動靜之貌。與靜字無別。古人於靜字狀字。統以靜字名之。今以兩者爲用不一。故特別焉。孟始舍之。圍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攸然狀字。所以肖將逝之容。下接而字以連逝字者。則攸然非逝時之容。乃逝前之容也。又雖然欲常而來。如是常常兩字。不直狀見字。蓋猶云欲見之常常也。源源而來者。猶云故其來之源源也。夫然。知北遊。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匍匐列傳。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拂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日者列傳。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通解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所引句內狀字。後以而字承之者。明其與下截諸動字。判爲兩事也。至大學云。見君子而后厭然。厭然者。見君子後之

容也。凡狀字言時者，與非狀字而亦言時者，皆可自爲上截，而以而字承之也。隱元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既言

時，狀字也。今爲上截，後以而字承之。管晏列傳云：已而事齊公子小白。又云：既而歸，其妻請去。賈誼傳

云：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公羊襄二十九年云：今若是，迨而與季

子國，季子猶不受也。又桓公二年云：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漢書班婕妤傳云：始

爲少使，蛾而大幸。師古云：蛾，俄通。所謂既已，今迨。俄者，皆言時狀字也。今皆自爲上截，而以而字承之。

孟終日而不獲一禽，又一朝而獲十禽。終日一朝，皆名字也。今記時則自爲上截，而接以而字矣。故魯語云：士朝受業，晝

而講貫，夕而習服，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朝晝夕夜，皆名字之記時者。今用如狀字。趙充國傳：臣恐

年數不二三歲而已。燕策：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大宛列傳：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刺客

列傳：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賈誼列傳：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又當是時而陸

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趙策：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徐無鬼：三年而國人稱之。曰不二三歲，曰一日，曰歲餘，曰百六十有七年。

曰此時，曰當時，曰今日，曰三年，皆滋靜附名字而記時者也。故前引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等句，惟言數

而不言年歲，其實皆此例也。至如孟子云：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一句然，狀字一頓，指上文，而字轉下，

故當分讀。詳後德充符云：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且亦狀字，且後接以而字，與然而兩

字同例。然不數觀，然且兩字皆狀字，雖不記時，亦可自爲上截，而以而字轉接，有如是者。又可用爲介字與動靜諸字之過遞者，惟不常耳。

介字除之字外其本義皆可用如動字與以等字是也。論語云視其所以又云則何以哉又云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繫辭云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所引以字皆作用字解所引與字可作受動觀故以與兩字用爲動字與本義無異惟之字之爲動字則解往也至也與本義遠矣又用由等字介動兩用者往往而有夫然介字既可視同動字則以而字爲過遞者非連介字也連動字也明矣。

周語以歌之家而主猶續懼于季孫之怒也。

歌之家以字之司詞也下連而字則意進一層猶云以歌之家世如此而家主

猶自紡績懼于季孫怒也凡以以字爲上截而後連以而字者皆應重讀重讀則含有動字之意楚桑

以畏蠱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于賢人之間我豈杓之人耶張釋之列傳今陛下以畜夫之辯而超選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東方朔傳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游俠列傳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苗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刺客列傳夫賢者爲感忿睚眦之意而親借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韓策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屈原列傳以一篋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

七引以字莫不接以而字者皆

先將上截頓足爲而字後跌進一層地步夫頓足上截則以字司詞外必有若動靜等字含而未申者

之餘音矣學者可玩索而得之也其餘介字之爲上截者蓋不數觀魏策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

矣與臣兩字介字與其司詞也怯篋將爲怯篋探囊發匱之盜而以守備則必攝緘膝固扁鑄此世俗

邪并與其聖知將爲云云者爲介字也後盜字其司詞也又并與云云者與介字法字其司詞後皆連

以而字其以爲與兩介之司詞爲上截者亦以爲頓足後跌進一層地步猶云將爲如是善盜之盜而

爲守備云。又猶云。所盜者不惟其國。并與其治國最聖最知之善法而一切盜之也。

若而字之前若後。惟有名字者。則其名必假爲動靜字矣。不然。則含有動靜之字者也。不然。則用若狀字者也。

酷吏列傳。其爪牙吏虎而冠。虎冠本皆名字。今虎用如靜字。而冠用如動字。故以而字參焉。襄十六。余不說初。狐裘

羔袖兩名字。今假爲靜字。人天而不人。天人兩字皆假爲靜字。成九。南冠而南冠者冠南方之冠也。用

如動字。傳十五。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兩臣字皆爲靜字。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銖寸兩字重言者。每之也。每之

者。則假用如動字矣。然則凡名字之用爲動靜字者。亦動靜字也。而字參之。孟。人役而恥爲役。猶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

也。人役弓人矢人三名也。而自爲上截者。蓋上截當重讀。猶云。旣爲人役而恥爲人役云云。故人役弓

人矢人雖自爲上截。而其意含有動字者也。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賢者靜字而成爲名字也。猶云。惟賢

者也。而後能樂此也。至如人而無忌憚也。論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德充符子

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大宛列傳。宛小國。則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則宛馬絕不來。烏孫命頭

易苦漢使矣。爲外國笑。李斯列傳。父而賜子死。安用復請。隱十一。王室而旣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

所引諸名字。若人若君子若小人若君若子若小國若父若王室各爲上截。皆當重頓。則下接而字神

情躍然矣。有謂襄二十九。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用老臣。先君與陳氏皆自爲上截。所接而

字當作若字解。且以本文相比。則襄公二十九年一節。其前文有先君若有知也一句。昭公二十六年

一節上文後世若少惰。接云陳氏而不亡。是而若兩字互用之明證。夫而字解如若字之義亦通。然將兩上截重讀。接以而字。其虛神仍在。如云且先君雖死。而或有知也。又如云陳氏之爲陳氏。至後日而仍未亡也。是將餘味曲包之字補出。則而字仍不失爲動靜諸字之過遞也。而況若而句者。經史往往而有如執以而若兩字互用爲解。遇有而字而無若字處者。又將何以自解也。論語云富而可求也。句必將富字重頓。而云富之爲富而可求也。則下句雖字已躍然矣。文公十二年云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猶云且爲一國之君而逃臣云。如是上截頓足。則下截跌進更有力。若惟云君若逃臣云云者。則無餘音矣。孟子云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此句重在匹夫。故當重頓。猶云以匹夫之絕無憑藉。而能有天下者。則其德必若舜禹云云。孟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一言南面兩言北面。各爲上截。承以而字者。皆記處也。與狀字同功。又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微服者。記容也。亦狀字也。至如孟子云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曰千里者。記所經之地。曰三宿者。於所歷之時。皆狀字也。又云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論語云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曰五世。曰世。皆記時也。公羊文公十二年云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曰千里。記所歷之處。曰一曲。記所流之容。皆視同狀字。皆可以而字連之。越語云余雖覲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諫者乎。覲然。狀詞也。人面。記容也。與狀字同功。故參以而字。

代字單用爲上下截者。惟詢問代字則然。爲其爲表詞也。是則而字之上下截。無論字爲何類。然必用若動靜字者。然而而字。乃爲之過遞也。此不變之例也。

傳二十四。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誰詢問代字也。繫於而字之後。猶云。非君而將爲誰也。故誰爲表詞。既表詞矣。則視同

哀十六。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而誰同上。

孟奚而奚。

詢問代字。亦表詞

靜字。故而字用以爲非君與誰之過遞耳。

齊策。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

孰詢問代字。表詞也。子者。稱

之也。若昭公四年云。牛謂叔孫見仲而何。猶云。見仲而何如也。又齊策云。威王不應而此者三。而此者。卽而如此者也。兩引皆可視同狀字。至人間世云。使子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子指名代字。今單用。而字承之者。予字應重頓。猶云。使予之爲予。而見用於世也。云。故予乃名字。非表詞也。不在此例。統觀此篇。所引而字。先後兩截。要皆不失有動靜諸字之意者。近是。然則謂而字。惟以過遞動靜諸字也。信然。

四。夫然而字之位。不變者也。而上下截之辭意。則又善變者也。惟其善變。遂使不變者。一若有變焉。其變有

一。凡上下截兩事並舉。則以而字遞承。若有又字之意。故而又兩字相連者。常也。

論學而時習之。

猶云。既已效學。又應時時服習也。學習兩事連書。而字承之。意同。又字。

學。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

利賢親樂利兩各並舉而字連之猶又字也。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又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也。成二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襄二十七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昭十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吳語大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劉亡之是大王之無成勞也。襄十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秦策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應帝王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萬人求薦書以某在公之字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也。上崔虞部書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僿。答崔立之書凡二試於禮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周語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侈於德無勤民于遠送韓侍御序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諸引上下截皆以而又兩字遞接惟然而亦而復與而況而且凡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

進步者皆在又字甲裏。經史亦習見焉。孟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匈奴列傳於服習騎射襄二十一若上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文七既不受矣而復綏師。秦將生心禘祫議昔有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在宥自三代以下者。匈奴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孟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僖二十四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而況兩字見於書者所在皆有其實而況與又況義無區別。故人間世云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

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至如南海神廟碑云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逍遙遊云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所謂而尙與而猶者仍在又字甲裏也。又莊公二十八年云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所謂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者卽又使重耳之意也。刺客列傳云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而秦法云云者卽又秦法云云之解也。至如大宛列傳云而樓蘭姑師小國

耳一句與逍遙遊云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一句皆遙承上文而接言所事之又同故兩而字又與又字無別其他而字過遞雖無亦又等字而意則猶是者蓋不勝書也

二凡上下截兩相背戾則以而字振轉似有乃字然字之意故而乃然而常各相連者此也

論其爲人也孝弟與犯上兩截意相反猶云孝弟順德之人乃好爲悖逆犯上之事者蓋寡云故而好犯上者鮮矣

而字有乃字之意又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猶云其學問雖不見知於人然而未見有慍色也故而字意同然字

是以孟子云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又云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賈誼傳云然而天下少安

何也諸然而字當拆讀然字一頓以承上文而字所以拗轉也至於孟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

有其血之流杵也又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論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孟任非爲貧也無

乃不可乎僖二十四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文七此諺所謂底焉而繼尋斧焉者也

必不可乎魏氏乎而可強取也昭元有令名矣而終之以馳午也是懼成八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

有諸侯乎昭七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彊死能爲鬼而不亦宜乎穀僖七

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酷吏列傳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趙充國傳釋致慶

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淮陰侯列傳百里奚居處而虞亡在秦知惡焉齊策夫不

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平原君列傳此百世之怨而趙之羞而王弗知惡焉齊策夫不

秦之不奈我何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也魏策納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所不忍爲王

不取也賈誼傳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柳州墓誌銘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

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張中丞傳後序不道議此而貴二公以死亦見其自比

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答陳商書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諸引上

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荀子勸學青出于藍而青于藍冰水爲之而寒于水

下截皆兩相背戾。所連而字不出。然乃兩字之意。而經籍中不惟而乃兩字。卽而竟而反而獨等字。意與乃字相若者。亦時見於書。田儻列傳。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司馬遷傳。項承上文一段云。而事迺有大謬。不然者。迺遙遊亦承上文一段云。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趙策。齊之事。王宜爲上。倭而今乃抵。擧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與孟尙書。書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項羽本紀。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魏世家。穰侯。魏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孟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改葬服議。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孟人亦執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董仲舒傳。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六國表。序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霍光傳。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惟陛下察之。諸引上下截意有所背。故以而竟而反而獨等字。各爲轉振。既有證矣。然有時下截之於上截。雖非事理之所必有。而轉以而字設一或有之境者。亦此例也。故而或兩字並用者有焉。襄九。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焉。昭三。民人痛疾。而或懷咻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如三引。皆以而或爲轉。是特設一或有之境。以與上截相反者。其無而或字樣。而惟有其意者。亦如之前節所引。有單用名字爲上截。先爲重頓。而後轉至下截者。亦此志也。論語云。人而不仁。如禮何。猶云。爲人而或不仁。如禮何也。他如僖二十三云。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又云。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僖二十八云。戰而捷。必得諸侯。管子權修第三云。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賈誼傳云。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又云中流而遇風波。船

必覆矣。趙世家云：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所引諸句內，其以而字爲轉者，皆有假設之辭氣也。至論語云：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一節而有皆解作與有之意，又以不字直貫兩句，愚謂而乃轉捩之辭，常解方與孔聖平日所言是故惡夫佞者，與焉用佞諸句口氣相合。夫不字狀字也，若能直貫兩句，則爲連字矣。學者不可不辨。又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一節，經生家以而字作如字解，襄公三十年云：子產而死一句，則以而字解作若字，又雜引他句而字解作乃字，不知而字之解若如等字者，非其本字，乃上下截之辭氣使然耳。

三、凡上下截一意相因，則以而字直承。若有因字，則字之意，此則而字之本意也。

學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猶云：堯舜帥天下以仁，民因而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民亦因而從之。

也。又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猶云：上老老則民興孝也，而則兩字，其辭氣雖有緩急之分，而所以決

言其效者則一也。中庸云：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又賈誼傳云：及至秦王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

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殳拊以鞭笞天下，兩引書而以兩字皆互用，蓋因而因

以兩語用意不甚相懸也。庸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論子欲善而民善矣。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成二途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襄八君與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子寡

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管子權修第三。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

非加疾也。而聞者彰。齊物論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禮書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管晏列傳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又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孟子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饋啜也。齊策謀成於堂上。而諸引上下截皆一意相因。而字承之。有言其效者。魏將已禽於齊矣。秦策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諸引上下截皆一意相因。而字承之。有言其效者。有言其向者。故而字一似有因。則兩字之意者此也。惟然。煞句而已。兩字亦在此例。論語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趙充國傳云。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蓋凡云而已者。猶云如是而止耳。故讀荀子云。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儒林傳云。至獲麟而止。兩引而止。與而已同解。上宰相書云。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下。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宏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而遂推之之謂也。此段八用而字。皆此例也。故而字之用。最廣者在此。而字之所以爲承接連字者亦在此。

四。凡上下截有言時者。則以而字連之。以記其時之同異。

凡兩事並論。以其時相較。則有同時與異時之判。及時者。狀以方適等字。異時者。則狀以後先等字。而不狀者爲常。蓋連以而字。其上下截兩時之較。有判然者。論語云。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猶云。而後往拜之也。又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猶云。而始志於學也。三十而始立也。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猶云。而詩始亡也。又云。堯老而舜攝也。猶云。而舜乃攝也。乃言時之後也。非轉詞也。春秋定

十五年云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而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孟子云吾退而寒之者至矣猶云而寒之者卽至矣僖二十三云又如而是而嫁則就木焉猶云又如而是而後嫁也僖二十六云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猶云而卽棄命廢職也襄二十三云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猶云而乃觴曲沃人也隱元云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猶云而卽有文也大宛列傳云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猶云而關東蝗適大起也刺客列傳云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猶云而適見死者果政也又云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猶云而匕首卽見也至平準書云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管晏列傳云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又云旣而歸其妻請去公羊襄二十九云今若是迕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賈誼傳云今而有過又云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殺人燕策云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所謂前已旣迕今與今日明日一日諸字皆言時也已詳本篇陸賈傳云陸生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上宰相書云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自序云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於河洛之間而字後狀以方適等字書不概見狀以後字者則不勝書矣大學云知止而后有定又云物格而后知至兩皆排句疊用而后者僖二十九云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又二十七年云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淮陰侯列傳云兵法不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蓋而後兩字不惟記時也凡言因果言次第

然金與火相守則流大宛列傳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鴛言爲然與孟尚書書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所引諸句長短不同者所以盡其句法之變也則字後則皆以言上下文相直之效至句尾助字不用則已用則概皆矣字

二凡上下文事有相因者則字承之卽爲繼事之詞

論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入孝出弟與以餘力學文皆相因之事則字承之所以明其後之繼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入孝出弟與以餘力學文皆相因之事則字承之所以明其後之繼乎先也論過則勿憚改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子行三軍則誰與孟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故而去則君使人道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說大人則藐之文七出朝則抱以適趙氏成二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周語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人間世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趙策君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又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當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當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商君列傳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鄒路溫舒傳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奏長卻則鍛鍊而周內之魏公子列傳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項羽本紀謹守成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後上宰相書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荷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與陸員外書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也所引各節其上下文無相感之效而有相因之序則字承之所以明先後事之有以相繼也若兩事相遭絕無相涉之情者則字承之以記其時亦此例也孟他日歸則有仲子之歸與其饋生鵝者兩不饋其兄生鵝者

相涉也。而仲子歸時，適與饋鵝之事相值，故則字承之。所以記其相遭之時也。孟嘗人有馮婦者，善搏虎。逐則之野者，適之野也。論至則行矣，僖二十三年，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又及諸河，則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廉頗列傳，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趙充國傳，已則罕開，秦公宣六勇士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新修滕王閣記，愈少時，臨觀之美，所引則字，各記兩事相遭之際，而其事則本無相關之情者也。

三凡上下文事有異同者，則字承之，即為直決之詞。

事之所謂異同者有三：一其事或本相同也，或本相異也，則字承之，所以決其為是為非，故則字之後，即為表詞。孟道則高矣，美道之為高為美，固不待人言而已。然今以則字承之，此公孫丑之所為讚歎也。孟其妻問所與飲，則字以承所問，決所與飲食者之皆為富貴也。論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又則曰：君也。隱四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襄二十六鄭於是，不致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成二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穀隱元若隱者，可謂輕也。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齊物論地，籟則衆寡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又俄然覺則蓬蓬然周也。至樂種有幾，得水則為鱖，得水則為鱉，得水土之際，則為蠶，蠶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得鬱棲則為鳥。足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公莊十三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公僖二十一實石記，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宣二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穀僖二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大矣。齊語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吳語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璧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秦策，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也。自序要曰：疆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論也。揚雄傳，故有造蕭人也。

優於齊桓武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秦策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晉人也上崔處部書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亦不成復讐狀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天旱人饑狀念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凡此所引皆互相比擬而有對待之情承以則字所以決其有異也惟以上所引皆兩相對比者各以則字決之其上下文有對待之意而無相比之式者則惟一用則字以決其不同而已且則字之前習冠以若至等字爲轉者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子夏冉牛兩等皆聖人之徒者同也而一則得其一體一則具體而微此不同也然句法不對故於第二句始用則字以決其不同而已孟至於治國家從我治國家與彫玉相比句法各異故下句冠以至於兩字以爲轉又承以則字反決其不同口氣至孟子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若夫成功則天也等句皆與前引同一義例也更有則字後止詞轉詞等字適與上文對比者往往提置則字之先而其後止詞以代字重指與否概以坐動之有無弗辭爲定孟子云其三人則予忘之矣一句其三人乃忘字之止詞而又與未忘其名之樂正裘牧仲兩人相對故提置於則字之先仍以之字重指者則忘字無弗辭狀之也他如孟子云聖則吾不能一句不能之後無代字重指者有弗辭也故孟子云學則三代共之乃若所憂則有之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有則髡必識之等句皆有之字重指者坐動無弗辭也孟子云若於齊則未有處也劉歆傳云若立辟

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兩句雖皆有弗辭爲之狀。而則字之節一爲轉詞。則不重指。一爲屬次。則有其字指焉。又與崔羣書云。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一句嗜之止詞在前。而嗜與不嗜之後。皆無代字重指者。蓋兩動止詞同一代字。則置於第二動字之後。其例詳前。今則不嗜兩字已有弗辭。故不重指。孟子云。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兩句可據以爲例。代字之重指與否。有顯然者。

三事理以推論而見爲異同者。則字所以決所推之理。與上文之爲異爲同也。孟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

乎。此孟子先以文王之囿與齊國之囿並論。而後推言齊民以王囿爲大之宜。而不可與文王之囿比

而同之也。故此則字所以決推論之理也。凡推論之理。必根上文並論。見爲同則決其同。見爲異則決

其異。此辯才之學也。孟則是屬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則是兩字同上。根上文而推言滕君不並耕之非賢也。李斯列

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云云。虞卿列傳。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

償於秦也。穀傳二。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吾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廡而置之外廡也。諱辨

則是宜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孔子曾參者邪。三。凡言則是皆決言所推之理。與上文之或同或不同也。則字後加是字者

所以確指其理也。不加者亦有焉。孟子云。則王許之乎。句此又推上文之不可以爲是也。由是孟爲其

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又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所

天地。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諛荀子。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所

引則字皆決言所推之理。與上文無異也。惟口氣有反正之辨耳。學者當審之。惟然而孟子云。然則小

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三句則字亦推論之詞。然字重指上文一頓。則字承之。經生家習見經史中。然則二字連用。卽以兩字囿圖斷爲推理之詞。蓋不思之甚也。間有去則字而惟用是字。以決所推之理者。如孟子云。是無義無命也。又云。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原道云。是亦責冬之裘者。曰云云。祭鱸魚文云。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諸引是字。皆確指所推之理也。又經籍中。習以何則兩字連用。不知何字。接上文而設爲問者。表詞也。則字承之。所以申言其故。以答何字之問。已見代字篇矣。趙充國傳贊。何則山。四天水隴。西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立之。荀子宥生篇。百仞之山。勇力鞍馬騎射。趙欽傳。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審過而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則字後。皆決言其故。卽以答何字之問也。猶表詞也。故識焉。

則字通用。不外是矣。而經史中則字。其不可以常解者。蓋寡斯卽兩字。有用如則字者。

洪範。汝則有大疑。趙策。彼則肆然而爲帝。燕策。則不可。因而刺殺之。高祖本紀。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言。經生家解四則字。謂若也。假設之辭。文義較順。

則字常解決詞也。所以足句也。後乎讀者也。今四則字皆附於讀。則非常解明矣。且古文以則卽兩字音同互用。而卽字有解作若字。故則字從同。至經籍中其他則字。要莫逃乎以上三說。而經生家有以解作其字。而字乃字者。臆說也。

論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又杖者出。斯出矣。又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庶民典。斯無邪慝矣。四斯字皆可作則字解。案論語之以斯字解作則字者。猶史記之用卽字也。此可以覘世代之別。項羽本紀。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匈奴列傳。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侍邊。單于卽

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莫北寒苦無水之地。毋爲也。季布列傳。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急。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以上所引。除單于卽不能一讀。皆可作則字解。而史記項羽本紀云。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漢書則云。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皆作則字。然有史記作則字。而漢書作卽字者。如史記云。沛令共誅令。擇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室家完。漢書乃云。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卽室家完。總之。則卽兩字。雖可互用。而辭氣有緩急之別。學者所當辨也。

而則兩字外。其他承接連字。率皆假借於動狀等字。凡事理可分舉者。則承以或字。事有蟬聯而至者。承以旣字。或又字。而旣又兩字。又互爲呼應者。若上文辭氣畢。而後事可類舉者。以至若及如諸字。承之以爲更端之辭。更有以非則與非不。或不不各兩字相爲起承者。

或字分承不一。繫辭。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學記。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此或字分承者。皆單字也。庸。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賈誼傳。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以法令。此或字分承。讀也。讀錯傳。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此或字分承。頓也。與崔羣書。所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六或字所承。或頓。或讀。分爲六類。要皆相識之人也。故必事理分舉。而後或字承之。方爲連字。否則以狀動靜字者。則爲狀字矣。不在此例。

儒林傳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散遊諸侯貨殖列傳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陳湯傳延壽湯既未獲受社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管晏列傳既視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凡言既字皆先提一事後及他事也既字所附者辭氣未完皆讀也故列入連字不則何以異於狀字

商君列傳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秋水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李斯列傳地非不廣也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疆賈誼列傳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自封王之也楊惲傳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貢竊位素餐之責久矣趙廣漢傳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周語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趙充國傳從今盡三月處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八引又字皆繼事之辭食貨志云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

幼在其中此又字所根上文甚遠亦繼事之辭也有聯用又字以爲歷敍之辭者楚語云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繼云又有左史倚相又繼云又有藪曰雲連徒洲云云送窮文云其名曰智窮後乃歷數則云其次曰學窮又其次曰文窮又其次曰命窮又其次曰交窮皆各爲一段與袁相公書首言樊宗師孝友後言其學問乃進言其文章則云又善爲文章一段後又云又習於吏職皆以又字上承首段故又字雖用爲歷數之辭而謂爲代指樊宗師亦可不特此也答呂鑿山人書云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礪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一段以字起至不貫皆言故之讀其故有二一則始出山而未閱世事一則周後文雜

而後生不能貫通。今於第二故之前冠以又字者，卽以代以字也。答寶秀才書內五用又字，皆以重申其故，學者可取閱焉。

傳三十，既東封鄭，既又兩字互爲呼應，有如此者。司馬遷傳李陵既生降，隲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又欲肆其西封，鄭既又兩字互爲呼應，有如此者。重爲天下觀笑，襄十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送楊少尹序，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送廖道士序，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文七，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生將此既字後應以而又兩字，則上下文不惟蟬聯而下，而又有扭轉之辭氣也。而復與而又同，惟既又兩字互應最習見。外戚傳云：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王莽傳贊云：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與于襄陽書云：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上崔虞部書云：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此惟以既又兩字爲開闔，而成爲近今作家之濫觴矣。論至於犬馬皆能有養，孟至於者，因上文而類及之辭。蓋上文辭氣已畢，而下文又與前文相類，故至字後加以於字者，猶云論及此云爾。由是孟至於之身而反之，趙充國傳：至於噍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劉歆傳：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與崔羣書：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闔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潮州刺史表：所引至於皆因上文而論及之耳。游俠列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所引至於皆因上文而論及之耳。傳：至於如闔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蕭相國世家：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汲鄭列傳：至如黜見上，上不冠不見也。越世家：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不曰至於而曰至如者，則有與上文比而同之之意。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山木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賈誼傳：若夫經制不定，是

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隱五若夫山若夫者相及而殊上之辭也有單用若字者
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哀十四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定元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
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
所引若字與若夫同意他如孟子

云及至葬又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司馬遷傳云及其在穿檻之中搖尾而求食曰及至曰及其者
皆因前事而殊後事之文也論語云如其禮樂曰如其者亦此志也

秋水吾非至於
子之門則殆矣非則二字相爲起承文勢最緊故賈誼政事疏內始云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繼云至

於體辭之所非斤則斧又云臣以爲不缺則折終云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連用之以聳

聽也歐陽生哀辭其他時與詹辭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荆漳唱和詩序至若王公貴人志滿氣得非
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送鄭尙書序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論不

莊以泄之不則與非則同五引句調各別而所以互爲起應則同其以非不或不兩字相爲起合者
則民不敬不則與非則同

文勢亦勁以秋水夫鷓鴣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武安侯列傳
刺客列傳非有詔召不得上項羽本紀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論非祭肉不拜汲鄭列傳至如黠

見上上不冠不見也李廣傳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商君列傳利不百不變法功不
十不易器匈奴傳以爲不壹苦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甯庸有弗

學學之弗能弗措也云云許國公神道碑然不一摘刈不足令震駭非不或不不之在句讀也本皆狀

字而引列於連字者以其相爲呼應而句讀則由是而連

其承上而申下之辭則惟故字故本名也而假爲連字又以爲兩字介字也而亦假爲言故之詞惟與故

字用法各異

孟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故者承上文諸人皆起自勞賤而申言下文天之勞苦是人也故故字必根上文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吳語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公僖十二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隱三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淮陰侯列傳所引故字皆承上文而申言之也而經書則故字前習加是字曰是故一若指明前事以爲下文之故者然大學云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繼云是故財聚則民散又云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終云是故君子有大道云云中庸亦然禮記則不勝數也易繫辭云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下是故是緣上之辭上是故則發語之辭曲禮云故君子式黃髮鄭註以爲發句言故者明衆篇之雜辭也蓋此句文義與上不屬故以爲發語辭而禮經中起句言故言是故者所在而有

惟句之有故者則言故之固然而其故之所以然則往往假以爲兩字以明之故故之言固然者則爲句殿於後者常也而以爲之言所以然者則爲讀置於先者其常而置於後者則轉爲句矣孟以其郊斧斤伐之可郊於大國乃受伐之所以然故冠以字而先焉平原君列傳以君之不殺笑覽者以君爲諫不得久留內魏公子列傳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陸賈傳以君爲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叔孫通列傳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所以字皆記下文所以然之故或先置或參置辭氣未完故爲讀孟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朔傳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論射
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大宛列傳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晉語爲此行荆敗
我諸侯必叛之吳語爲使者之外爲字冒讀以言下文之所以然也與以字同其置於後者如孟子未嘗
無遠也孤用親聽於藩籬之外爲字冒讀以言下文之所以然也與以字同其置於後者如孟子未嘗
知義以其外之也霍光傳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懸布列傳諸
侯皆以兵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老子列傳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
而養壽也孟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與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張
陳列傳將軍曠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刺客列傳然政所以蒙污辱自棄於市
販之閭者爲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食貨志聖王在上而民所引以爲兩字之句皆後置而以言上文
不凍飢者爲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所引以爲兩字之句皆後置而以言上文
之所以然與先置者無異然一則先引敘述之口氣也一則殿後則決斷之辭態也故一爲讀而一爲
句此其異也

至如方當甫自比及會等字記時之連字也而皆假於動字其爲義各別而用以承接夫上下文者則同
外戚世家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賈誼傳方今之時何以異此庾子山哀江南賦天子方刪詩
書定禮樂繫辭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時邪項羽本紀當是時楚非冠
諸侯方當兩字皆正值之辭蓋記者敘正事既訖而又敘同時之事曰方今之時曰當是時謂爲無主動
字也可謂爲介字也可蜀志秦宓傳甫欲鑿石索玉剖蚌甫欲者方欲如何而尚未如何也甫字記
時不見於周秦諸書至後世始用然必襯以欲字曰甫欲襯以乃字曰甫乃單言甫字則惟狀字成許
后傳云今吏甫受詔讀記是也自字敘時之辭廉頗列傳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屈原列
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孟比其傳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項羽本紀自
反也大宛列傳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比及也用以領讀則爲連字若祭義云比時具物比時

及時也。則爲介字。王制云：比年一小聘。比年每年也。則爲代字。而食貨志云：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比年頻年也。則爲靜字。此比比之所以解如頻頻也。庸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孟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宛列傳。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上于相公書。及至臨泰山之縣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悼憚慄。眩惑而自失。吳語及吾猶可以戰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項羽本紀。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司馬遷傳。會從東上來。又迫賤事。及會兩字。皆記兩事之相值也。而及字習用。會字罕見。然用以領讀而爲承接連字。則一也。

轉振連字八之四

轉振連字者。所以反上文而轉申一義也。

轉振連字中。然字最習用。然字義本狀字。狀字之然。用以落句。口然之。而意亦然也。連字之然。用以起句。口雖然而勢已轉也。將飛者翼伏。將躍者足縮。將轉者先諾。同一理也。故然字非轉也。未轉而姑然之。則掉轉之勢已成。此然字之所以爲轉語辭也。

然字之借爲轉說。有單用者。有襯以他字者。然或無襯。或有襯。其冠句首作爲一頓。以取勢者。則皆然。然字一頓。其無襯者。則乘勢掉轉。其有襯者。曰然而。曰然則。曰然後。曰然且等。則各視其所乘之勢。以定

孟然終於

此而已矣。然字一頓。以應上文。平公之待亥唐如是也。下乃挺轉。決其終於如此而已矣。高帝紀。問其

可。然陵少戀。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三然字。皆轉詞。陸賈傳。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可以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呂少主耳。匈奴列傳。匈奴人衆不足。以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霍光傳。然光不學無術。闕於大理。秦本紀。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雜說。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所以然字。皆冠句首。可作一頓。下文則挺轉矣。周秦之書。單用然字爲轉者。不數見。

然字承上一頓。下文反轉。而欲作勢者。則加而字。孟。然而文王猶方。然者。然上文所云。殷之難變。與夫土地人民之衆。而字則轉言文王以百里而能與正。與上文相反。孟。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三年間。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秦本紀。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燕喜亭記。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復上宰相書。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云云。所以然。而皆拆讀。今人用然而二字。則異是。

然字承上一頓。下文由是而另推事理者。則加則字。孟。然則子之失。然者。然其所云。失伍之士之當去也。則者。由士之失伍。推及其人之失伍也。故然則兩字。亦可拆讀。孟。然則舜僞喜者。與天道然。則君之也。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刺客列傳。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搯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賈誼傳。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上張僕射書。然。所引然則兩字。皆可拆讀。同上。

然字一頓。以承上文。由是而繼以他事者。則加後字。孟。然後知生於憂。然後者。明繼事之詞也。經籍最習用之。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霍光傳。諸事皆先關白。然後奏御天子。司馬遷傳。士有此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秦策。故以戰績之寬。所引然後兩字。皆以明事之先後也。而所以先後之者。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所引然後兩字。皆以明事之先後也。而所以先後之者。則無以異也。有謂唐時。往往以然字代然後者。論淮西事宜狀云。事至不惑。然可圖功。論變鹽法事宜。

狀云事須差配。然付脚錢。兩然字。若曰然後。句調不諧矣。而句意則然也。

然字承上文一頓。既已如此。由是而或聊且爲之者。或尙且不可者。則加且字。孟議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然且

者。知其不可。而聊且至也。孟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又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所引然且者。猶云如是而尙且不爲不

可也。至秋水云。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此然且者。亦如是而尙且之謂也。又穀梁昭十三年云。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此然且者。卽如是而聊且葬之之謂也。韓子難言篇云。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猶云如是而尙且之謂也。

更有然故爲承者。少儀云。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此則既然上文。而申言其故也。然故兩字。最見於諸子之書。今人用者蓋寡。又有以然乃爲轉者。淮陰侯列傳云。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廠地。令其旁可置萬家。然乃者。又云既已貧無以葬。而反覓善地也。總之然字。非轉語辭也。不過一頓。借以取勢。至下文如何轉接。則以續加之字爲定。

乃字用作然後而後之解者。則爲繼事之辭。用作於是之解者。則爲言故之辭。而皆位於句首。不此之解。則非連字。

馮唐列傳。王遷立。乃用郭開。譏問李牧。大宛列傳。終不得入平城。乃罷而引歸。魏公子列傳。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趙廣漢傳。風諭不改。迺收捕之。途王秀才序。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僂。

靈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所引乃字皆位句首。而可以然後與而後代之。此連句之記時者。主父偃列傳以爲諸侯莫足遊者乃

西入關。司馬遷傳。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闔茸之中。迺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大宛列傳。宛貴人以爲味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味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孟

荀列傳。騶衍觀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劉歆傳。孝成皇帝憫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

三事。以考學官所傳。所引乃字皆位句首。而皆有於是之解。此連字之言故者。其在句首而不可以前解者。則惟用若更端之詞。孟子云。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乃所願者。猶言至若所願也。然作此解者。概襯若字。孟

子云。乃若所憂則有之。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墨子兼愛篇云。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乃若者。前言方畢。而又類及下文也。與至若及其諸詞同解。乃襯者字。置於

句首。則爲言時狀字。歷書字。乃若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曹相國世家云。乃者我使諫君也。乃字位於句讀間者。則所解不一。而概爲狀字。故經生家聚訟紛紜。有解若方字。寧字且字。若字是字。其字者。甚

至無解。而謂之發聲語助者。其解若而字者。則惟宗公羊傳之說云。乃乃難乎而也。又有第但獨特惟五字。皆轉語辭。五字意雖各別。而前文不論。惟舉一事。一理。輕輕掉轉者。則皆同。雖然。

經史中以爲狀字者居多。

司馬相如傳。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翻食其傳。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陳涉世家。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

第令毋斬。而戍三第字。師古皆訓但字。似皆由上文轉至下文也。霍光傳。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

死者固十六七。三第字。師古皆訓但字。似皆由上文轉至下文也。霍光傳。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

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三但字用如第字。趙充國傳。獨思惟兵利害。與柳中丞書。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雖病。獨忍棄寡人乎。荆燕世家。今營所引獨字同前。何也。陳餘列傳。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陵。德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尙缺。望。魏其列傳。唯灌將軍。獨不失故德。充符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正在滅秦。必加特字。與但第等字無異。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送湖南李正字序。唯兵於趙。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願唯未死耳。處州孔廟碑。自天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送湖南李正字序。唯子以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孔子爲然。唯字亦同上。統觀五字皆承上文。不相批駁。只從言下單抽一端。輕輕掉轉。猶云別無可說。只有一件如此云云。而所引五字皆冒句首。此所以爲連字也。非然。其不爲狀字者鮮矣。

願動字回首也。借爲連字。則有轉念及此之意。願字於轉語詞中。最輕婉。用之有回環往復之態。位必句首。否則成爲狀字。

刺客列傳。吾每念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祭統。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願上先下後耳。匈奴列傳。漢使無多言。願漢所輸匈奴糶米。繫令其量中必善而已矣。疏廣傳。吾豈老醇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張陳列傳。且所引願字。皆由上文輕輕掉轉。而夫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願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所引願字。皆由上文輕輕掉轉。而位於句首。有而願兩字連用者。李斯列傳云。不能督責。而願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而願者。而反也。願用如狀字。由是陳餘傳贊云。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願問哉。賈誼傳云。足反居上。首願居下。諸此願字。皆反字解。狀字也。然王翦列傳云。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秦王坐而疑我邪。後漢馬援傳云。卿非刺客。願說客耳。齊策云。夫

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是我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蕭相國世家云：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顧反居臣等上。諸顧字經生家皆以與反同義。且以顧反兩字連文證之。不知顧反兩字雖同義而反爲狀字。諸顧字爲連字。應以乃字解之。況以顧反連文證顧反兩字可互解。則顧顧反反無解而有解矣。

推拓連字八之五

推拓連字者。所以推開上文而展拓他意也。作文切忌平衍。須層層開展。方有波折。推拓連字要皆用以連讀而已。

其拓開跌入之辭。則有雖縱兩字。而雖字尤習用。與而則兩字同爲作家所重。

汲鄭列傳且已在其位。縱愛身一讀。縱字連之。先將文勢推開一宕。旋復跌入本意。張陳列傳。縱上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平田儻列傳。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項羽本紀。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信。籍獨不愧於心乎。汲鄭列傳。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徵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諸縱字皆以領讀。意在推開上文而跌落本意也。而經籍中縱字不多見。雖字則所在而有。

雖字有以領一字者。有以領一讀者。論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庸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宣三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也。諸雖字皆領一字以爲推宕者。然所領者雖僅一字。而與讀無別。雖狎必變者。猶云雖素與之狎。

而必變其容也。故雖狎二字已成一讀矣。餘同此。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又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又予雖然豈舍王哉隱十一雖君有命

寡人弗敢與聞襄三十一雖君之有魯喪亦徹邑之憂也孟荀列傳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驕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刺客列傳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司馬相如傳雖萬全而無害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司馬遷傳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魏其列傳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賈誼傳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食貨志夫腹飢不得食體寒不得衣雖慈母不得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與崔羣書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送王秀才序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董太傅行狀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諸此雖字皆以領讀後各有猶豈亦儻然寧安諸字以為呼應因以收轉煞

句最爲得用。若無呼應諸字。則雖字與卽字同解。萬石君列傳雖燕居必冠申如也猶云卽燕居也蕭相國世家夫曹

之功此特一時之事梅福傳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逍遙遊庖 人雖不治庖戶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屈原列傳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所引雖字皆可以

卽字代之。惟史籍中有時唯字與卽字同解。而經生家以唯雖兩字同韻。往往以雖字解唯字。拘矣。波

列傳弘湯深心疾疇唯天子亦不說也 猶云卽天子亦不說也。卽信亦爲大王不如也。其類此者不能

盡引。公羊桓公十四年云。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此唯

字。經生家用以解作雖字之左證。然不如解以卽字之爲明晰也。猶云以爲災之餘。卽未易而嘗亦可

也。又有一節內兩用雖字者。趙充國傳云。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

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歐陽生哀辭云。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

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兩節兩用雖字。皆以領讀。轉折分明。

若苟使如設令果卽誠假諸字皆事之未然而假設之辭亦爲推拓連字惟以連讀而已而諸字單用先後乎起詞者不常

孟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又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三節內所有如若苟三字皆假設之辭用以連讀者如若兩字皆後乎王字王乃讀之起詞也苟字冠讀者無起詞也故設辭單用後乎起詞者常也隱十一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賜寡人則願以膝君爲請又十二若寡人爲內臣君亦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傳七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無所不利焉所引四若字皆以連讀而兩後起詞兩先焉張釋之列傳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又卽宮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呂后本紀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爲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寶田列傳此時帝在卽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復有可信者乎荀子非十二子篇假今之世飾邪說文茲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禹字鬼瑱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有人矣魏志辛毗傳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所引諸設辭皆以連讀卽字兩引一先起詞一後焉令與假兩字皆先起詞果誠兩字則後之就字無起詞故先讀焉惟使字必先起詞廉頗列傳使趙不將括卽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平原君列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魏公子列傳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見諸使字皆在起詞之先蓋使字雖設辭而天下乎知北游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而哀又繼之諸使字皆在起詞之先蓋使字雖設辭而有使令之意故皆先起詞然則令假兩字當從同與

連用兩字者則先起詞而無有後焉者

設辭往往借用而字者蕭相國世家鄉使魯君察於此變宜亡此害李斯列傳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前顧後援鏡自鑒則何陷於凶患乎賈誼傳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司馬遷傳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淮陰侯列傳贊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

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大宗師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釋之列傳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魏其列傳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毋類矣游俠列傳誠使諸引內所有曰鄉使曰向使曰假設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

曰假令曰浸假曰有如曰誠使皆連用兩字而皆先乎讀之起詞浸假後承以而字者蓋用如無主動字而假爲連字者也又張釋之傳云有如萬分之一而復言假令者重爲設辭以諱之也統觀諸引設辭皆推宕之讀讀則辭意未畢故必有收句以爲應者而收應之句有承以則字必字亦字者有煞以矣字也字而已者有無承無煞而句意相應者詳觀諸引閱者可自得之

設辭之後復有以雖字宕跌者亦習見也

學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心誠求之者設辭之讀也雖不中者跌進一步也不遠矣句則折收矣庸果能此道矣必強論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釋之列傳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鋼南山猶有郤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感焉梅福傳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孫莫敢觸其鋒管晏列傳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賈誼傳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燕策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上張僕射書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答劉正夫書若皆與世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諸所引節始則以設辭一推繼以雖字一跌而後折收本意句法盡同最爲可法

其餘連字用以較量者則以猶尙與況矧等字又以與豈寧孰等字互爲呼應宣十二因獸猶猶字低一層比況字跌入有勢況字後但有國相一名字並無動字相續似不成句不知況字後凡爲所比者

概皆不言而喻。此處爲所比者，非徒困獸與國相也。乃以困獸之尙鬪，襯出子玉之復讎也。今不言明。

此所謂意已到而筆未到也。有時況字上文雖無猶尙等字，而從低一層說，卽在猶尙等字之甲裏矣。

又況字前有加以而字，又字者所以助轉折之勢。況字後有襯以於字乎字者，所以明比於之義。要之

於句法，則皆與單有況字者無別。傳十五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成十八勇夫重閉。況國乎？孟王子

之廣居者乎？三引上文皆無猶尙等字以爲呼起，但皆從低一層說，則與書明者無異矣。孟管仲且猶不可

者乎？公倍十六石雞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食貨志：夫千乘三引況字皆加而字。送孟秀才序：苟如

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尙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三引況字皆加而字，是其於高爵猶階

而升堂，又況其細者邪？齊郎議：大凡制度之改政令，此況字前加以又字者。況於王乎？又況乎以不賢

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此況字後以乎字於字爲襯者，統觀諸引，凡況字之有加於前

人之招招賢人乎？張敞傳：夫小國之君，此況字後以乎字於字爲襯者，統觀諸引，凡況字之有加於前

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此況字後以乎字於字爲襯者，統觀諸引，凡況字之有加於前

有襯於後，與無加無襯者同一句法。故陳湯傳云：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

趙策云：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律書

云：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禮書云：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其

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諸所引皆合例。況字

後句長者有將爲所比者說明，以足辭氣者。昭七年云：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況良霄

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

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憑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此節況字後四用矣字。一用雖字。皆讀也。直至能爲鬼。不亦宜乎。方上接況字之句。如此長句。如不將能爲鬼提明。則辭氣不貫矣。

矧爾雅云。況也。經史不習見。見於書者異解。詩經云。矧可射思。義同。韓文鄆人對有云。矧非是而免輸者乎。又送董邵南序云。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其用法同況字。

以與字作比辭。而後應以寧字。如論語云。與其奢也。寧儉。以及應以豈字。如孟子云。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又或應以孰若等字。如韓文云。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云云。皆已見與字篇內。

用以遞進者。則以抑將寧等字。以爲詢商之辭。又或以非惟不惟與亦抑復等字。爲撇轉之辭。要之此種連字。皆從假借而來。本無定式。而經史往往藉以推宕文機。故臚舉焉。

論求之與抑與之與庸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孟求枚與
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秦策誠病乎意亦思乎

者。暗寓轉意。所引秦策句內。意同抑字。莊六年云。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昭元年云。子晰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與崔羣書云。其精粗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

三引抑字皆轉折之辭

秋水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卜居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云云孟嘗君列傳人生受命於天乎將

受命於戶邪送孟東野序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諸引句中兩商之辭有皆用寧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

字者有寧將兩字爲先後呼應者有單用將字又有將抑並用者皆無定式惟其是爾經史內有兩商

之句有以其字領起者昭十年云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凶服見是重受

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答呂鑿山人書云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

耳孟嘗君傳則云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是其字之外又以且字再商者姑錄之以見文之

善變

孟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賈誼傳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隱十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平準書非獨治羊治民亦猶是也刺客列傳非獨政能也

乃其姊亦烈女也禘祫議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響於下國也三上宰相書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守

戒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諸引節皆一推一轉以不惟非獨豈惟爲撇者卽以亦抑固復等字

爲轉而概煞以也字者所以足收轉之勢也亦猶兩商之辭煞以乎與耶等助字者所以寫其擬度之

情也其他或假狀字或假動字以爲連字者繁不悉載學者披閱往籍當自得之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1117

001117



8

師範大學圖書館



B10001117